

屈原故里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屈原故里大庸考》出版发行



重建潭口屈原故里 打造中国人文地标 重访《屈原故里大庸考》作者金克剑先生

本报记者 曾甲长 实习生 钟海钰

早在2018年6月，记者曾采访金克剑先生，首次报道了他研究《屈原故里大庸考》重大学术课题的事迹。其时，他正在作最艰巨的冲刺。近4年后，他的成果正式出版。

4月初，记者一行再次叩开金先生的写作室。一进门，迎面看见书架上的书稿又叠加了许多，垒高竟抵齐天花板！却见他一脸沧桑，原来他已谢客养病3个多月。春节前，他突患眼疾，市中医院诊断为脑萎缩、眼底病，视力仅0.3，基本丧失了用眼功能。随即他赶赴长沙

湘雅医院，手段用尽，其眼被医生宣布不治。不甘心的他回到市里，寻访到94岁的名老中医龚福生，被认定是长年过度用眼，古称“复视”。老中医先后以3个古方施治，竟然柳暗花明，重见天日！

在古色古香的写作室里，我们的话题，从《屈原故里大庸考》这本书顺利出版开始展开。

■旅游周刊：这本书耗费了您13年的光阴，现在终于出版了，祝贺您！我们知道，为了这本书，或

者说围绕屈原故里这个课题，您付出了太多。我们想了解，您对目前的情况满意吗？

金克剑：书虽出版了，屈原千古谜题揭破了，但充其量只完成一半工程。我不甘心停留在对著作的孤芳自赏、充斥书架层面，在我立志著此书之前，就抱定一个信念：拼后继老命，一定要把屈原故里重建起来，为我们这座国际旅游城市立一块人文地标。

(下转6版)

本报讯 由金克剑先生耗时13年，经29次修改完成的《屈原故里大庸考》，日前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宋镇豪教授，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春明、中国先秦史学会研究员王中兴等为其作序，并高度评价该书。

《屈原故里大庸考》系2019年度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共9章170多幅插图120余万字。

书中运用所发现的古史典籍、方志族谱，关于屈原出生在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阳湖坪镇屈家坊）的核心文字证词，以及一批珍贵文物图片、非遗口传、历史地名、古史文献等多重证据，展开对屈原身世、屈原家族、屈原家庭、秭归辩讹、祖先封地、古庸国史，屈子遗风、屈原诗中昆仑、屈原诗中故乡包括庞大的故乡地名信息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究求证。为最后评判、甄别、认定2000多年来达20余说的屈原故里之真伪，提供了明确的鉴别方法、标准和史证线索。

自2008年初开始研究屈原故里这一课题后，金克剑先生不惜提前5年退休，投入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翻阅典籍，实地查证，耗时13年半，经29次修改，终于完成《屈原故里大庸考》一书。对于这本书，宋镇豪教授在其序言中这样评价：《屈原故里大庸考》，为屈原故里聚讼考辩立起一座阶段性的丰碑。作者以13年人生著出一部全面改写屈原故里史，乃至由此为一些更大的国史断层或争讼数千年无果的疑史、错史、乱史、伪史提供了一部辨伪纠错的理论依据及史证线索。

王春明先生则在序言中表示，为屈原这样的历史人物确定其出生故里位置，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权威部门的职责。金克剑《屈原故里大庸考》中所作的充分论证，足以以为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屈原故里准确位置、真假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王中兴先生则在序言中对金克剑《屈原故里大庸考》所作的结论，表示十分认同。他说，金克剑先生的研究成果是依托国史古籍文献文字证据与现实历史场景对接，不是凭想象推论，故可称作“终极结论”。但从学术本身角度，还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不可避免地还要接受学术界同仁和有识之士的品评和求证，但毕竟是举起了一面旗帜，走出了一条路，填补了两千年屈原故里研究的历史空白。王中兴先生还认为，《屈原故里大庸考》以120万言的证词彻底颠覆了根本不成立的秭归论，堪称1500年以来第一人。这是中国屈原学界两千年来最重大的突破。他预言：这部著作的问世，将对中国屈原学未来研究方向产生巨大影响。

书籍顺利出版后，金克剑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选择屈原故里这一课题的论证是他这辈子下的最大一个决心，是人生的一场大考。期间行程八千余里，踏遍20多个所谓故里，最后悟出“无屈地带”学术术语，全方位揭破了泛滥于两省各地的所谓“屈原故里”，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用眼过度几乎失明，脑萎缩等伤痛，所幸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书籍出版工作。下阶段，他将全力启动推广屈原故里在大庸的学术成果，将学术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为张家界旅游文化事业发展作出自身的贡献。

(本报记者 曾甲长)